

本报讯 6月21日,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年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出席并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永军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团委员、新疆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向与会委员传达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有关精神,介绍了新疆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情况。

丹增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他说,面对社会深化改革、传播媒介变化,我们要坚持文化人、艺术养心的文学本质,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承文化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希望少数民族作家要关注中国的改革进程,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学和本民族作家的作品,有意识地发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性,以增强文学的创作力。

黄永军表示,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将年会安排在新疆召开,是对新疆的信任、支持和鼓舞。中国作协及其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非常重视新疆、关心新疆,给予新疆作家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以特别的关怀和帮助,这是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阿扎提·苏里坦介绍说,在当下,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为老百姓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新疆作协今年组织的“维吾尔诗歌新疆行”活动,在新疆各地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彰显了文学艺术强大的正能量。

会上,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副主任尹汉胤汇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实施一年来的情况,同时介绍了2014年的工作计划。与会委员对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建议,特别提出要加强“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成果的宣传,要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成果普惠于广大小数民族作家和群众,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6月22日,会议还举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作品图书捐赠仪式,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出席并致辞。此次捐赠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2012)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作品集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首批成果中的部分图书。喀什市、伊犁州文联有关领导接受了赠书,对中国作协和作家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一定要扩大和增强这些图书的阅读面和影响力,让它们在新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民族团结、稳边固边、社会和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民文)

## 中西作家共话女性文学写作

□本报记者 李晓晨

第二次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于6月25日落下帷幕。论坛期间,来自两国的作家、诗人、学者围绕“新时代、新声音、新方向”的主题进行了多场文学对话,涉及戏剧、小说、诗歌等领域。他们的交流植根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社会发展进程,相同的则是各自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灿烂的文学成就。也因此,这次跨越遥远距离的对话既有思想的碰撞和语言的交锋,又有面对世界性话题时的互相理解和支持。

时间来到今天,世界每天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给人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不安和紧张。每个国家的文学都要面对这一变化,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文学这门古老的艺术该如何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熙熙攘攘的时代。而对女性作家来说,她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更加繁多和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承担着更多来自传统和当下的压力。怎样在写作中克服这些压力,并在作品中呈现出变化的复杂性,对她们而言是艰难的,但又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 不需要“女性文学”的标签

女性文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将性别身份与作家的创作联系起来并进行特殊标记,本身是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原因的,其目的在于建立女性的主体意识,提高作家对女性命运和处境的关注。在中国与西班牙两国的文学发展中,“女性文学”或者说“女性写作”都曾被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如今,女作家的写作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标签来界定,结论在两国作家那里有很大差别。

中国的女作家在发言中不再刻意强调“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她们既不愿意在名字前面加上性别的身份标记,也有很多人否认存在一种“女性文学”的类别。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只存在高下之分,并不存在性别之分,女作家或者“女性文学”的提出,会被视作对她们文学创作成就的“贬低”和文学创作能力的“降格”。这在徐坤、魏微、荣荣、娜夜、吴彤等的演讲中都得到彰显,她们更加看重的是,为自己的生命发声,为自己的心灵和族群诚恳发言,为时代精神书写只属于自己的赞美与感喟。

而在西班牙女作家眼中,女性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调,当然,这也与西班牙女性文学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近15年来,在西班牙的舞台艺术界出现了不少女性作家协会,它们在传播和促进女性舞台艺术、进行课题创作调研、反对性别歧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摆在女作家面前的另一个现实是,在艺术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女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工作更多,薪水却相对较少,她们的艺术生涯也比男性更加短暂。玛塔·桑斯在她的演讲中就基于女性的

境遇反复强调,自己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来写作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坚持,是因为那种认为与男性平等的幻想今天彻底破灭了。但与此同时,她也认为所谓的“女性文学”不该是简单地贴标签,也不是人们站在动物园里观看濒危动物时涌起的怜悯之情。

### 痛苦和焦虑成为作品的重要构成

中西两国女作家对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的不同看法,与她们的实际生存境遇和写作处境紧密相连。尽管她们对这个定义本身存在分歧,但她们的书写也存在一些相似性。比如,女性的痛苦和焦虑成为她们作品的重要构成,这也成为推动作品不断完善的原动力。

诗人荣荣以《为了更好地呈现》为题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她认为,诗歌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唤醒——唤醒良知、正义、大众的命运、生存的忧患、向善的情感和真实的感动等等。作为一个女诗人,荣荣提到了女性普遍面临的焦虑和困境,并认为在现实中女性的处境比男性更缺乏安全感,存在更多焦虑感,生活带给她们的伤害也许更大。她于近两年创作的总题为《时间之伤》的诗歌,大多围绕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和心理展开。她说,我写这些诗歌,只是想真实地将很多女性在这个阶段的抱怨和挣扎、失意和不甘说出来,也努力传递一份时间和解的顿悟与明白。“我并不想作标签写作,写作更年期诗歌只是对女性这一特殊阶段的一种诗意呈现。”

类似的情形在西班牙女作家那里也多有体现,很多人在发言中都提到,来自女性性别本身的痛苦推动了她们的创作。埃尔维拉·纳瓦罗就谈到,问题在于女性很难像男性那样去行使职权,因为早从幼年起,她们就被教育如何去取悦他人,而不是去竞争和行使权利。由此而产生的愤怒和痛苦,让她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为女性,而且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玛塔·桑斯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更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痛苦成为小说创作的动力,尤其是那些令全世界女性感到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表达自我”。

### 关注女性变化的力量发出新的声音

“时代的变迁”是本次论坛重点探讨的一个主题,面对加速发展的社会,文学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对女作家的关注由来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有方方、池莉、徐小斌、迟子建的写作,到90年代有陈染、林白、海男等的书写,直至今天性别意识从模糊到觉醒再到淡化……中国女作家如今更注重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发言,聚焦女性的变化带来的力量。

作家徐坤由门罗的小说《逃离》谈及女性文学中一直在存在的“逃离”主题,认为“逃离”体现了女性对单调重复生活的厌倦、挣扎与反叛,对命运和宿命的不恭、憎恶和背弃。不过,与半个世纪前的女作家相比,她认为当代女作家在书写“逃离”时,主客体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铁凝的小说《伊琳娜的礼帽》和池莉的小说《她的城》中,女人已成为两性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她同时强调,这类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互相平等对话。中国女作家不再单纯、偏颇地进行女性文学写作,而是希望表达人类共同理想,切人生活的实质。

变化不仅体现在主题的转换上,女性命运的变化在西班牙女作家看来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意驰尔·帕斯夸尔的戏剧作品中就有大量鲜活的女性角色,她们怀有梦想,不畏变革,不趋炎附势,不盲目遵从,为生活点燃希望,并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自由、独立、团结、希望和乐观,是她戏剧的主题。她的“非裔女人三部曲”就是书写女性变革的作品,她希望通过这“三部曲”,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同时告诉人们,这些伟大的女性一直为建立一个平等世界而不懈奋斗。

诗歌创作中的这种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西班牙诗人诺尼·本内哈斯谈到,她发现在诗歌中,女性正在从被书写的对象变为表达的主体。以前,她们与大海、战争一样,成为男作家诗歌中的常见内容,而被界定为母亲、圣女等形象。现在一切都在改变,她们的形象更加丰富多样,而且有更多女诗人去写她们心中的女性和世界。

尽管语言不同,但当两国作家分别朗诵起她们作品的片段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打动。无论是带着地方方言的中国诗歌朗诵,还是抑扬顿挫的西班牙小说叙述,都营造出了诗意、宁静、广阔而宏远的空间。人们的心灵在这里获取了片刻的沉思,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上,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看起来是那么渺小和艰难,但又是如此丰富和生动。更为奇妙的是,纵使相隔万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呼应和联系。文学为纪念这种呼应和联系提供了契机和见证,它也因此成为对时代记忆的鲜活留存和明证。文学的声音有多独特和丰富?西班牙诗人以她的诗作了回应:

说一个“其他”,让“其他”自现。  
说一个“云彩”,让云彩停滞于充满含义的天空。  
说一个“雨水”,让雨水爆裂开来……  
说“字词”,让字词如果实一样绽裂……  
说声“沉默”,说声“说”,说声“什么也没有”,但是,说吧,说吧,说吧……

## 中国诗歌学会代表团访问韩国

本报讯 以张同吾为团长的中国诗歌学会代表团一行6人近日对韩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出席在首尔举行的月山文学出版会。代表团成员有诗人、诗歌评论家曾凡华、峭岩、程步涛、籍云、林凯旋。

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张同吾在月山文学出版会上致辞时说,诗歌和友情都是可以超越时间与国度的,在与韩国诗人的交流中,我们切身感受到韩国是生长诗歌、生长友爱、洋溢大美的国度。月山(金箕东)先生是月山财团董事长,是教育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有成就的散文家,对中韩文学交流有担当的文化使者。他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也经历过贫穷生活的煎熬,但他却没有抱怨、也不记恨,把他高贵的精神、执著的追求、善意的劝诫、浓郁的情愫自然融入到了诗歌之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位诗人历经岁月沧桑后的淡定从容、经过灵魂洗礼后的大彻大悟。

(欣闻)

## 陈履生孙蒋涛水墨画亮相菲律宾

本报讯 6月19日,由菲律宾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共同主办的“陈履生·孙蒋涛——来自中国的水墨画”展在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列入中菲两国文化交流计划,旨在反映中国传统国画墨水的传承与发展。来自中国大陆的陈履生和中国澳门的孙蒋涛在水墨方面各有所长,风格各异,此次二人各自提供了30余幅水墨画参展。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菲律宾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小费利佩·德莱昂、马尼拉大都会博物馆主席缇娜·克雷可和两位艺术家共同为展览剪彩。赵鉴华在开幕式上说,文化是国家的灵魂,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该国文化。中菲两国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数千年的友好交流和贸易中,两国通过相互学习,丰富了彼此的文化。中菲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今天的水墨画展不仅仅是两国传统文化交流的延续,

更是两国关系前进发展的生动写照。陈履生与孙蒋涛的作品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水墨画传统,又以丰富的内涵推陈出新,作品体现了两位画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生存与思考方式的探寻与思考。

6月20日,马尼拉大都会博物馆为配合展览举办了“来自中国的水墨”主题教育活动。陈履生作了题为“中国水墨画在20世纪的发展”的演讲,孙蒋涛则用笔墨宣纸演示了水墨画的创作实践,以便更多人了解中国当前“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马尼拉大都会博物馆是由菲律宾中央银行基金会私营的独立的博物馆,其2500件藏品均由菲律宾中央银行所收藏。2009年,博物馆曾举办了中国岭南画派的展览,“陈履生·孙蒋涛——来自中国的水墨画”展是该馆第二次举办中国水墨画展。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3日。

(辛变)



原创歌剧《骆驼祥子》在京首演

本报讯(记者 徐健)历时3年创作,由郭文景作曲、徐瑛编剧、张国勇指挥、易立明执导的原创歌剧《骆驼祥子》6月25日晚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宏大壮阔的交响音乐、民族元素的巧妙植入、京味京韵的视觉呈现以及韩蓬、孙秀苇、田浩江、宋元明等歌唱家的倾情演绎,令老舍笔下诞生78载的那些经典人物唱出了拥抱岁月的动人咏叹。

歌剧《骆驼祥子》是郭文景创作的第五部歌剧,同时也是其20年来第一部与国内机构合作的歌剧作品。“《骆驼祥子》是我第一部中国约稿,中国首演的歌剧。我期盼这一天整整20年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此次,郭文景以饱含张力的歌剧化音乐语言,缔造出纯正的歌剧味道,为这个属于北京城的故事编配了波澜壮阔的交响音乐。在北京生活了30年的郭文景

对“北京滋味”有着独具匠心的渲染——三弦、唢呐等乐器的加入,京剧、民歌等素材的使用,大鼓、叫卖的化用,使得整部歌剧有着深深的北京烙印。虎妞与祥子举行婚礼时,唢呐吹奏出的民间婚曲的旋律与整个乐团的演奏交相辉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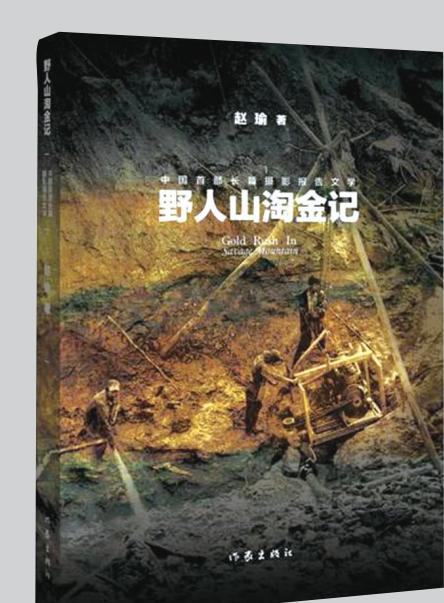
舞台呈现方面,身兼舞美的易立明设计了北京特色鲜明的舞美布景,哈德门、白塔、天坛、故宫角楼、烟袋斜街、钟鼓楼等“北京名景”纷纷收入其中,巧妙的布景技术带来了视觉上的流动性,令观众们移步换景间翻开老北京的记忆画卷,这里正是祥子梦想启程的地方。

韩蓬饰演的祥子具有骆驼般的任劳任怨和诚实质朴。韩蓬坦言,“西洋”和“中国”在这部歌剧里结合得很好,有大气派,也有小惊喜。郭文景的作品演唱难度颇大,演员需要打不少攻坚战,但整个人也会享受其中。王小京 摄

### 新书贴

#### 《野人山淘金记》

赵瑜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缅甸北部的野人山荒蛮凶险,瘴毒横生,战火频仍,却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砂脉。中国不少冒险家曾挺进缅北忘死淘金。赵瑜携带两台相机,深入热带雨林,亲赴淘金现场。本书中,他以大量图片和精湛的叙述,书写了关于生命和自然的传奇,对人性善恶的深刻命题进行了拷问,并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